



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资料图片)(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古寨骑行记

□赵历法

石刻之乡大足,不仅有75处闻名遐迩的摩崖造像,还有26座名不见经传的古寨遗址。这为自行车骑行人永不疲惫地骑行注入了不竭动力和活力。

4月26日,招摇一夜的雨,在早上7时之后8时以前忽地安静下来,仿佛意识到自己似乎有点泛情过度。万物的皮肤仍湿漉漉的格外水灵,天空却早已空得没有一片云,唯留存着雨绸丝巾擦拭后的清清爽爽。五辆自行车从各自居住的小区出发,几乎同时出现在前天就约定好的会合地点。

按原计划,五辆自行车向着回龙镇莲花寨、天池寨和智凤镇米粮社区的穆家寨疾驰而去。

莲花寨去过多次,前几次是看望慰问抗战老兵令狐松柏,他是骑友尾员的舅舅。舅舅早年参加远征军,在缅甸抗击日军。丛林的恶劣环境和残酷战斗,是所有人缅怀抗战军人人生的一次巨大磨难和生死考验。九死一生回国后,舅舅所在部队在新

中国诞生前夜起义奔向光明,舅舅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自行车骑行者,不仅是绿色出行的环保大使,更是慈悲为怀的仁爱先锋。在路上骑行队发起慰问抗战老兵活动的第一年,队友们就骑行到莲花寨去探视慰问舅舅,那一年舅舅98岁。舅舅去世后,我就没再去莲花寨。

舅舅去世了,今天专为观寨而去。保存较完整的正寨门,离舅舅家300米左右,今天却是第一次亲近并目睹其容,虽有点蓬头垢面,骑友仍争相于寨门前跻身手机取景框。

天池寨早已面目全非,其寨体基本荡然无存,大家依然兴致勃勃地把自己一个一个放进仅存的一处U字形门框内,啪啪来了几张单人照,好像要以此证明骑行者没有一个是嫌贫爱富的轻薄者。此外,让人很是惊叹的是,寨址内竹林下一处浅浅的水凼十分清澈明净。当地人说这凼水从无干涸的记忆,只有天干之年别处无水了,村民来此舀水浇灌禾苗和自留地的不灭追忆。

上午10时许,我们直奔穆家寨。穆家寨却无踪无影。

10年前,当地人在此修建了一座庙子。小庙山墙就修在穆家寨寨门前60公分左右的地方。穆家寨即隐身于山墙厚重的屏风后,成为一个退隐江湖的老者。原先进出寨子的路被挖断后成为庙子山墙后的排水沟堡坎,从此穆家寨再无迹可寻。

骑友许明熙,大足区医院外二科原主任,因工作关系先后出访或考察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退休后爱上探幽寻胜的郊游,并去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部门找来区内所有古寨的分布资料,目前区内及周边区县的古寨风光已悉数收入他大脑储存库。他第一次骑行穆家寨虽无获而返,却从当地年长的人口中询问到穆家寨就在一座庙子后面的情况。所以,这次我们就顺着一条农用车通行的泥巴路直奔小庙。因是雨后,这一段泥路竟擅作主张废了自行车的行驶能力,我们不得已只好暂时委曲各自的爱车小憩于路边,毅然决然以双脚在泥泞的路面上探寻不陷脚的坚实点,但人人的鞋子仍然成为了两只大花猫。

行约2公里后,路已然变身为以荒草为邻的一方小小的坝子,一座苍凉的庙子孤零零地依偎在一片辽阔的寂静中。

小庙四周除了杂树荒草,就是杂草棘丛,茫然难寻寨子的蛛丝马迹。蓦然,我在庙子山墙的屋顶上方发现有30公分高、70公分长的弧形深黑色石头,便惊喜地叫道:“寨门在那里。”这时,明熙已从带来的帆布袋中拿出两把砍刀和一把花工小锄,自顾自寻着山墙下的排水沟上方的一处荒草丛奋力挥刀猛砍。墨绿苔衣裹紧的寨墙基石边可依稀辨认出一段五六十公分宽的坡坎,亮闪闪的刀子立时兴奋不已,一

阵劲挥狂舞,二三米外已能隐约窥见荒草杂树掩映的寨门了,一段刀砍锄挖后勉强可落脚的“小径”把骑友们吃力地送到寨门处。

“穆家寨重现江湖啦!”粗犷的喊声在林间亢奋地穿梭往返。

所谓寨门,其实只是空空的门洞而已,虽然没有了门扇、门轴,而两边门框内侧的石壁上各有上下两个比脐橙还大的横木门臼石槽穿越时空仍完好无损。门厅及门内全是人多高的荒草和一些啤酒杯大小的杂树,寨内丛林密不透光。刀子在几米的半圆内三下五除二地一阵挥舞后,手机便急不可待地开始忙碌起来:拍照、录视频、发抖音……群情鼎沸,一时间冷落了无数春秋的门厅内喧闹声顿起,又是一派生机盎然。

日照偏过头顶,阳光已然热情似火,骑友们欣然逐一合上三寨陈旧的封面。

常有人问:这些破败的古寨有啥子看头哟?

骑友们听了,有即刻朗声道出自己心中之意的,也有一笑置之、说声安逸或巴适的。

是啊,这些在茫茫岁月中越潜越深的古寨,除极少数较为完整外,大多只是残垣断壁,有的只是零星的瓦砾和东一处西一段破碎的基石遗迹。没有历史留存价值,当然更无文物研究的意义。骑友们却总是乐此不疲,每一次骑行都兴奋异常,仿佛有无尽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探索、发掘。

站在古寨遗址,感叹最多的是那段岁月的艰辛和人们生存的不易;更让人感慨万端的是那种恶劣环境里人们在漫漫长夜对黎明的守望和对未来美好愿景的企盼,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照亮华夏曾经的峥嵘岁月。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主席)

金佛山最后的熬硝人

□余道勇

在广袤的金佛山,喀斯特地貌数千万年的发育,形成了众多高山洞穴。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以及高山洞穴探险活动的盛行,人们惊奇地发现,在金佛山地区数十个知名洞穴中,无一例外存在大量熬硝遗迹。此外,在一些悬崖峭壁洞穴中,亦有硝坑。据估计,金佛山及其周边山体,已发现的山洞硝坑硝池达500多个。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硝酸钾则是火药的主要配方。熬硝,即从山洞岩体中采掘硝土硝石,通过化学熬制,提取其中的硝酸钾成分。金佛山如此大规模的熬硝,应该就是用来生产火药的。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已有明确的火药用于战争的事实。而金佛山地区,有历史记载的战争当属南宋末年的宋蒙战争。南宋末年,即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正是宋蒙战事的紧要关头。《宋史·本纪·理宗》载:“开庆元年六月,南平来报战功。”这是载入正史的记载。南平即指当时的南平军,是宋代设置于现南川和綦江

的军政合一机构。当时的南平军驻守龙崖城,主要负责防御蒙古军队南侵。龙崖城位于金佛山东麓,现存于龙崖城的“抗蒙摩崖记功碑”记载:开庆元年“正月,贼酋重兵攻城,二月再寇。斩虏使,焚伪书,诸将争击,贼败而退。”

这里描述的仅是两次战斗。当时整个成都平原在蒙军铁骑面前,早就无险可守,只有川东的重庆地区,包括合川钓鱼城、南川龙崖城在内的数十个山城防御体系,仍在坚守抗击蒙古大军。从公元1259年算起,到1278年南宋灭亡龙崖城投降,龙崖城等山城防御系统至少与蒙古军队对峙了近20年。可见,这些防御体系所需要的重要物资火药,以及熬制火药的烟硝,需求量是很大的。金佛山地区本就出产硫磺和木炭,这两种物资不是问题,那么硝在哪儿呢?当地居民在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的硝土硝石,于是他们在洞中进行开采,熬制成可用来配制火药的火硝,再出售给官方,以此谋利。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金佛山地区洞穴中硝酸物的主要来源是生存在洞穴中的燕子和蝙蝠等动物的粪便。金佛山喀斯特地质地貌形成于约1.4亿年前白垩纪早期的燕山运动,在随后的生物进化中,燕子和蝙蝠等飞行动物在这些洞穴中生活和生存了上千万年,其粪便在洞中日积月累,形成巨量粪堆。这些粪便在洞穴潮湿环境里,经千百万年渗透分解,生成各种硝酸矿物质,形成了金佛山地区储量丰富的硝土矿藏。

自南宋开始,金佛山熬硝作为一种产业便延续了700多年,留下众多熬硝遗址。据《南川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川知县张涛为修从南川三泉通往马嘴的四十八渡山路,便使用了火药进行爆破。张涛在《新开四十八渡山路碑记》中写道:“石炮之工,较斧斤之力,费半而功倍。”说明那时,火药已用于修建山路了。当时的火药,很可能就来自金佛山自

产。

据当地老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金佛山地区交通落后,为改变面貌,南川着手修建城区到大观、鸣玉、头渡等乡镇场的简易公路。政府曾动员群众去金佛山熬硝、采硫磺、烧木炭,自制火药,用于开山修路。一位名叫广仲福的熬硝工人回忆说,1958年,县里要求每个生产队抽人到洞里熬硝。熬硝队从上年九月进洞,次年三月才出洞,把铺盖、席子、水桶等生活用品都带进洞里,要在洞里吃、住数月之久。有的洞同时有一百多人入住熬硝,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要出三四百斤粗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川人民硬是用自产的炸药修建了南大路、南涪路、南头路等县乡公路,改善了金佛山地区的交通条件。

这可能也是最后的熬硝人。随着新型炸药的使用,土制火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金佛山地区数百年的熬硝历史也画上一个句号。(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